

#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

为中国孩子铺好精神底色



# 初夏的



# 橙色时光

李东华 著

中国孩子出版社  
中国孩子出版社



第一章

我归何处



01

“天下之大，竟无我容身之地。”

当妈妈递过一张后天从J市飞往海口的机票时，林子川轻轻地嘟哝道。说这话时，他是微笑着的，语气里掺杂着调侃、夸张和漫不经心，以稀释抗议的成份，就好像一粒酒心巧克力，要用厚厚的香甜包裹芯子里一丁点的微辣。事实上，这是他向妈妈发表不同意见时的招牌表情和语调，仿佛妈妈林茉儿是个瓷瓶，僵硬的表情和语气会像一把锤子把她敲碎。

很意外的。刚吃完晚饭，妈妈突然宣布让他到海南去待一个月。而她不去。她说中考结束了，他考得那么好，理应奖赏，本想带他外



## 初夏的橙色时光

出度假，正好她在海口的一个朋友也有此意，于是两人一商量，决定两家人一起到三亚东面一个小海岛上。不巧她写的一部叫《绿袖子》的长篇小说需要做最后的修改，她要到J市郊区一个宾馆封闭一个月。于是他只能自己去。

“我有我自己的安排，哪里都不想去。”说到“我自己”三个字时，子川加重了语气，假如他的嘴唇是激光打印机，他一定会把这三个字加黑加粗。

“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我不放心。”

“难道把我当成苏东坡，流放到海南岛，您就放心了？”

“怎么？海南岛可是‘中国的夏威夷’，是让你去玩，不是去服苦役，你居然说什么流放。我不管，反正机票已经买了，你若不去，我也不会退票的，你把它扔垃圾箱吧。”林茉儿虽已到不惑之年，但她还是少女般的嗓音，尤其是话里话外又满含了被误解后的委屈，那声音便像雨中的花瓣，一种湿漉漉的娇柔，不像是在训斥儿子，倒像是一个妹妹向哥哥赌气、撒娇。

子川微微耸了耸肩，说了开篇那句话。

虽然子川自始至终都是笑着的，但林茉儿就像最灵敏的探测仪，立刻觉察到了笑意背后那似有若无的不满，这不满就如同裹在毛毯中的小兽的爪子，隔着厚厚的纤维抓伤了她。她无言。受伤地沉默。眼睛里面有什么东西迅速地坍塌、破碎。子川不敢和她对视，马上接过机票，放弃抵抗。投降。

子川很少违背妈妈的意愿。原因很简单，他没有爸爸。

爸爸很早就和妈妈离婚了，早到子川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他跟另一个女人走了。妈妈发誓永远不再见他，子川也不能见，一辈子都不能见。从他俩的生活词典里，是查不到“爸爸”两个字的。

子川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。是男子汉就要学会保护女人。这是妈妈从小教导他的。不过子川从未发现身边哪个女孩需要他的保护，倒是妈妈孤苦伶仃的，于是他决心要保护她，代替那个从未谋面的爸爸保护她一辈子。从五岁那年他就开始这么想了。

那天晚上，家里突然停电了。可邻居家都灯火通明的。找来电工一看，人家说你家电卡上的电用完了，该买电了。屋子里黑漆漆的，连根蜡烛也没有。

“对不起，子川，妈妈太粗心了，忘了买电了。”妈妈抱着他，内疚地说。

虽然子川的心“扑扑”跳着，他老害怕有大老虎什么的跑出来咬他们，但他还是安慰妈妈说，没事，妈妈。要不咱们钻燧取火吧。

妈妈一听这话马上抱紧了他，他觉得妈妈浑身都在发抖，而自己的肩膀热热地湿了一大片。妈妈哭了。妈妈总那么爱哭。等他长大了一点，通读了《红楼梦》之后，他就给妈妈起了个绰号，叫她“林黛玉的平方”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“林黛玉的眼泪的平方”。因为和妈妈流过的眼泪相比，林黛玉那点眼泪只能算是小溪流遭遇了太平洋。

妈妈从来没有训过他，沉默就是对他严厉的惩罚。如果再加上流

泪，那就相当于极刑了。是去年的一天，子川和自己的死党苏强吵架了，苏强一时争辩不过他，却不肯认输，情急之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抖出猛料：你厉害哈，你没有爸爸。在J市你一个亲戚都没有——连你妈妈都不是亲的吧？估计你根本不是地球人，你整个一外星人。

外星人——外星人——外星人——

能使自己受致命伤的往往是亲近的人，因为他最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，总能一语命中你的死穴。子川的脑袋马上像被水浸泡的面包，涨大了好几倍。也就一秒种的工夫，他的拳头就自作主张冲着苏强的鼻子飞了过去。人高马大的苏强，毫无防备地遭受一击，像比萨斜塔一样笨重地倒地。

起来！别装狗熊！他怒吼着，上前揪起他的衣领，试图把他拽起来。可苏强一看他两眼血红，便说什么也不起来：你以为我是你练拳击的沙袋？反正起来还要躺下，我起来干什么？有种你也躺下！

他突然觉得浑身虚脱了一样，仿佛怒气也是有体积的东西，被掏空了之后，内心便空空荡荡。子川提着两个孤独的拳头，软弱得只想哭。仿佛倒地的不是苏强，而是自己，像纸壳一样颓然落下……

班主任被同学喊来了。除了被气得浑身发抖，班主任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因为就在昨天，她还骄傲地宣称：我们学校的宗旨，就是要培养绅士和淑女，男生要像林子川一样绅士，女生——。现在，

被打倒在地的除了苏强，还有她的面子，她的威信，她的……对这位“绅士”，除了叫家长，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

林茉儿把儿子领回家。

在客厅里，她坐着。他站着。两三年前才一米五几的他，当时两个腮帮子肉嘟嘟的，有点婴儿肥，现在，个儿蹿得像泡桐一样快，一夜之间就长到了一米八，脸瘦削而忧郁。

他以为她会劈头盖脸给他一顿臭骂。可是她一言不发。也不看他。他也倔犟地沉默。

妈妈渐渐坐成了一座石雕。后来，这座石雕开始默默流泪。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只记得在回家的路上，人的影子短短的，太阳在头顶热辣辣地盘旋着。现在，暮色已经上来了。妈妈的泪没有休止。他突然觉得，如果任由妈妈的眼泪这么流下去，到最后，妈妈会不会越来越矮，越来越小，最后，妈妈没有了，变成了一滩晶莹的液体。

这种挥之不去的念头让他恐惧地失声大喊，我错了！

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，一种比暮色还要沉郁的东西沉淀在妈妈眼睛底部，除此之外全是空洞。他的身体此前一直像被拔河双方紧紧拉扯着的绳子，就要崩断的样子，此刻，一方突然松手，于是一切都松弛下来，一泻千里的溃败……他的双腿比面条还软。他跪了下来。

以前，最让他憎恶的一种礼仪就是“跪”。他认为下跪是奴才的标志性动作。他曾经在一次讨论课上声称，宁肯脖子上留个碗口大



的疤，也决不向任何人把膝关节弯曲成零度。

然而妈妈的泪流得更凶了，不过，她终于开口说话了，她只说了一句——我恨透了我自己。

那天晚上最后的结局是他俩一起到街上一个饭馆里吃饭。外面刚刚下了一场雷阵雨，路上积水很多，他不停地提醒她要注意脚下，因为路面有点滑。

从此以后，子川就害怕妈妈沉默。更怕她哭。因为妈妈是非晶体，没有固定的熔点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液体，他须得小心翼翼呵护，她才不会从他的指缝间流走。

可他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他去海南，而且事先也不和他商量。反正她今天的表现古怪透了。从他踏进家门的那一瞬间起，就觉得一切都有点不对劲。

## 02

昨天，子川拿到了J市实验中学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，那是J市最好的中学。今天，他出去和同学们聚了聚，晚上其他人还想去钱柜K歌，玩游戏，子川没去，他不想让妈妈担心，傍晚的时候他便回了家。

一进家门，一股小鸡炖蘑菇的香味就扑鼻而来，那是从厨房里飘出来的。他甚至听到热气掀动着沙锅盖子，嗡嗡哼哼地，像是快

乐地哼唱起小曲儿。接着，锅子和铲子碰撞着，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。怪了！子川家的厨房一向冷清得连蟑螂都不愿意来——因为妈妈是不会做饭的。

早饭都是在楼下一家小饭馆解决的，包子、油条、大饼、大米粥……十几年来翻来覆去就这几样，吃得子川嘴里都能淡出鸟来。午饭子川在学校吃，妈妈在单位吃，晚上一般叫外卖，周末就到附近饭馆里打牙祭。

小时候，每当子川问妈妈，为什么别人家的妈妈就像魔术师，两手空空地进了厨房，出来的时候却满桌子好吃的。妈妈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，就两个人的饭，费那么多时间做，不值得。久而久之，子川不再问了。因为他发现妈妈的手和别人的手是不一样的。妈妈的手修长，白皙如笋芽儿。这双手喜欢弹钢琴。翻书。把一束玫瑰或百合插进花瓶里。偶尔会从地上拈起一片落叶把玩半天……这双手不喜欢刷锅、洗碗、浸到冰冷的水里洗衣服。

有的手天生是为厨房而生的，不过妈妈的手不是。就像有的手天生就是为钢琴而生的一样，子川很早就坚持这么想了。

不过，今天，这双手握着铲子，上下翻飞。其娴熟、自信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大厨的手。子川看着妈妈，不吭声，用眼睛问：太阳从打西边出了？

妈妈腰间系着围裙，围裙是白底子，上面有一个红红的心形图案，白是白，红是红的，一星儿油渍都没有。典型的贤妻良母样儿。

她心领神会地一笑，也用眼睛回答他：少见多怪啦！然后问他累了吗？饿了吗？外面热吗？嘘寒问暖的语调，像她炖的鸡汤一样浓浓的。

子川号称自己智商 180，据说和克林顿一样，但是，他还是彻底糊涂了。妈妈向来就像暖水瓶，心里再热，从外表看上去，都是冷冰冰的。现在，暖水瓶变成了暖水袋，里面外面一般热，子川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房子虽不到六十平米，但因为就他娘俩住，又都属于沉默是金的人，并不宽敞的房子平日里就像饥肠辘辘的人的胃，焦灼的。空荡荡的。今天，菜香，妈妈的笑声，缭绕的水蒸汽，外加窗外夸张的蝉鸣，一下子就把屋子填满了。子川嗅了嗅湿润的水汽，鼻子竟有点儿酸。他的同学们也许天天过这种日子，他们习惯了，麻木了，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而子川有生以来头一次感觉到“家”的滋味，喉头居然有点发堵。

菜端上来，除了小鸡炖蘑菇，还有韭菜炒墨斗鱼，虎皮尖椒，松仁玉米。都是子川爱吃的。妈妈还端上一大玻璃杯冰镇的豆浆，说是她亲自用豆浆机打的。那个豆浆机是妈妈单位过春节时发给职工的，好几年了，连包装盒都没拆过，一直放在厨房的柜子里，落了厚厚一层灰尘。

“什么时候去烹饪学校进修过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啊。”

“哈哈！”妈妈得意地笑——其实妈妈的笑声比她的厨艺更令人感到稀罕——“我一个博士对付区区几道小菜算什么，以前之所以不做，非不能也，而不为也。”妈妈是J大中文系教授，教古典文学的，她平时话不多，一开口常常会冒出一两个小典故，子川坚信她是无意的，就像侦探看见什么都觉得是某件谋杀案的线索一样，那不是故意的，而是职业病。

妈妈从厨房里拿出一本《食谱大全》，孩子气地炫耀着：“我只研究了两个小时，就照猫画虎生产出这一桌子菜！”

子川赶紧点头赞叹：“炒这么多菜，是不是有贵客来呀？”

妈妈笑着指指他：“你就是贵客啊。你考上了咱们市最好的中学，要为你庆贺呀。”

子川从小很少考过第二，不过以前妈妈从未给他庆祝过，似乎考第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很正常，倒是考不了第一才是奇怪的事呢。

“妈妈要感谢你。你想，你上市重点初中、市重点高中，全是凭自己考进去的，你想想，你给妈妈省了多少钱啊？今年，我们一个同事的女儿中考，离市重点中学的分数线差5分，你瞧瞧要交多少钱？5万！差1分就交1万。这还算不错呢，听说，就算你交得起钱，分数差得太多，人家还不要你呢。”

天哪！这话哪像是从妈妈嘴里说出来的？子川一向觉得妈妈的口腔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清洁的，比吃了绿箭口香糖的嘴巴还要清新，因为她很少谈到钱这个字眼，她的牙齿和舌尖从未被铜臭污染过。

今天她是怎么啦？张嘴闭嘴就是钱钱钱。再说了，小升初的那次，他拿着市重点初中录取通知书给她看的时候，她是怎么说的来着——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妈妈是博士毕业，难道一个博士生的孩子能是个考不上重点初中的笨蛋？

当时，子川沉默数秒，突然说也许我遗传了我爸爸呢，他不是个笨蛋？他也是博士吗？

妈妈听后，身子大大地一震，被他的突然袭击搞得手足无措。她含混地说了一句什么，就僵立在那里，直到子川不再追问，借故走掉，这场尴尬才算结束。从那以后，子川不再在妈妈面前提“爸爸”二字。这是他们之间的禁忌。

今天妈妈到底是怎么啦？好像突然发现他这块煤块原来是闪闪发光的金子。她用温柔的目光上下抚摸着，就像他是一个失散多年突然找到的儿子。她悲喜交集地注视着他，就好像他会再一次飞走。

她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。子川回头看看立式空调的温度，26度。屋子里并不热啊。妈妈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，她抱歉地一笑：“这些日子赶一部稿子，有些累，头老是疼。”

妈妈写的那些文章都引经据典的，十分难懂，别说是写，就是读一读都会叫人头疼。

“我估计不是稿子的过错。”子川扬起下巴朝桌子上的菜点一点，“都是它们惹的祸，以后别做了，还是叫外卖吧。”

妈妈去屋里拿出一粒止痛片吃了，对儿子的调侃不以为意，轻轻笑了。

一吃完饭，妈妈就拿出了机票。

### 03

去海南的事说定之后，妈妈似乎要把自己的怪异举止坚持到底。她打开了电视！以往，她很少看电视，她总说电视里播放的都是些文化垃圾，不值得浪费时间。

“子川，陪我看会儿电视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子川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妈妈不但要自己看，还要他陪着看。

“今晚轻松一下嘛。”妈妈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按遥控器，找来找去，都是些很无聊的电视连续剧，以前妈妈绝对连眼角都不会去扫一眼的。妈妈业余消闲的书都是什么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啦、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《情人》啦、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的《第二性》啦，当然，还少不了张爱玲、林徽音……而古典诗词，那是她的日常功课，所以你从妈妈嘴里肯定听不到诸如“屁”之类粗鲁的字眼。她恨不得自己说出的每一段话，都字字珠玑，是一首玲珑典雅的小令。子川有时候想，是不是连妈妈吐的痰，都是冰清玉洁的。

最后，妈妈锁定在一个叫“情感天空”的节目上。这个节目最近

比较火，连不爱看电视的妈妈也隔三岔五地看一次。不过子川可不喜欢。夫妻之间情感上出了问题，跑到电视上，让全国观众帮着支招儿——那么隐秘的个人情感，怎么可以拿到电视上去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出来？再怎么说也有点做秀。

就拿今天晚上这一对夫妻来说吧，丈夫和妻子脸上都打了马赛克，声音也经过了处理，名字也是假的，可见他们并不想让别人认出他们是谁，既然这样，上电视干什么？不如去找个心理医生咨询。况且他们说的故事也太离奇了，简直像一部庸俗的都市言情剧，子川怀疑可能是电视台为了增加收视率，找来两个演员，把虚构的故事当真的事来演。妈妈倒是看得很投入，两眼亮闪闪的，像是蒙着一层泪光。唉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再自命清高的女人也喜欢这样的情感故事，连妈妈也不能免俗。

电视上那个丈夫嚎啕大哭起来，妈妈居然也忍不住啜泣起来。那个丈夫在婚前有一个女朋友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没有娶她，而是娶了现在的妻子。没想到，在他结婚十五年后的这个夏天，他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

这个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。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前女友。他的前女友得了绝症，医生说活不过一个月了。前女友告诉他，当年，她离开他的时候，其实她已经怀孕了，后来，她生下了这个孩子，是个女孩。此后，她一直单身，和女儿相依为命。现在，这个女孩已经15岁了，前女友说她举目无亲，只好打听到他的电话，希望在

她死后，他能够照顾他们的女儿。

丈夫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他崩溃了，希望能够立刻看到他的女儿，并把她领回家里。可是，他的妻子不干了。她接受不了丈夫之前不但有女朋友，而且居然有个私生子！

“你欺骗了我！你欺骗了我！”那个妻子一边大哭不止，一边厉声指责着自己的丈夫。

主持人问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，是想原谅丈夫呢，还是想离婚。

妻子说她爱自己的丈夫，不想和他离婚，可是也不想让那个女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那个女孩一定是你的孩子？她问丈夫。

丈夫说他的前女友决不是一个爱撒谎的人，事实上她非常单纯、善良、善解人意，而且自尊，如果不是因为她得了绝症，她绝对不会和他联系的。结果他这话把妻子激怒了。妻子认为他这么多年来从未忘记他的前女友，想想看吧，在他们十五年的婚姻中，一个影子始终活在他俩中间……

就这样闹闹哄哄的，哭的哭，劝的劝，到最后，妻子终于松口了，答应再想一想，看看能不能接受那个女孩。因为说到底，她并不想和丈夫离婚。

节目已经结束了。妈妈却还是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。她的目光很长时间还停留在已经转为广告画面的电视屏幕上，似乎她的目光是

系着鱼钩的鱼线，可以伸进屏幕里，把那对夫妻俩钓到她面前，继续对她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
子川用手掌在她眼前擦玻璃似的来回晃动。她置若罔闻。

“咳！咳！想什么呢？有那么好看吗？不至于吧？魂都跟着那对夫妻跑了，想看看最后结局吧？”

妈妈这才回过神来，她告诉子川，她正在修改的长篇小说《绿袖子》也是一部类似的言情小说。

子川惊讶地笑道：“不搞你的古典文学理论了？改行当琼瑶？”

妈妈不易察觉地叹口气说：“搞文学理论书不好出版，就算出版了，也拿不到多少稿费，如果早当琼瑶，也不至于这么家徒四壁。出版社看过我的《绿袖子》初稿了，他们都预测这部书能够畅销，可惜啊——。”

她以前是怎么说的来着？饿死我也不会制造文字垃圾。

一夜之间就来个180度大转弯，也不知道妈妈受了什么刺激。

“怪不得您最近特别爱看‘情感天空’，是不是从这个节目里寻找灵感？”

“有这个因素吧。你不觉得这些情感故事有的让人很震撼吗？”

“震撼？我觉得很庸俗。估计都是三流小说家编出来的吧，还假装说是真的，骗取收视率。”

“是吗？那你觉得刚才看的这个故事纯属虚构？”

子川利索地点点头：“拙劣的虚构！估计你的《绿袖子》就是这

个水平。”

### 04

妈妈正要说话，她的手机响了。妈妈拿起手机转身朝阳台走去，到了阳台，她还把身后的门关上，才开始说话。妈妈从来没有这么鬼鬼祟祟。妈妈的电话一向很少，少到了连她自己都感到惭愧的地步，因为她实在是没为我国的电信业作什么贡献。少数的几个电话，多半是她带的研究生打过来，讨论论文提纲或者询问答辩时间什么的。说话时间长一点的电话，妈妈也会躲到一边打，那是怕影响子川学习。可今天晚上，子川的任务就是玩。

子川好奇地看着妈妈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里。阳台在厨房的外面。他站起身到厨房冰箱里取罐饮料。其实他并不口渴。

冰箱就在通往阳台的门的旁边。他慢慢地打开冰箱的门，朝里面上上下下地打量，仿佛拿不准他想喝什么。

我已经安排好了……放心吧……等他一走我就去找你……放心吧，我一定去……好的。好的。后天见。

妈妈打完电话一转身，发现子川就蹲在身后，她微微一怔。似乎脸也有点红。

子川刹那间恍然大悟：原来妈妈在和人约会。

妈妈偷偷地恋爱了！其实她为什么要躲着他呢？明白地告诉他，